

# 柳暗花明



唐震寰  
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生  
湖南省溆浦縣人  
空軍官校三十一期畢業  
經歷/  
中學理化教員二十年  
現職/  
電子實業

短篇小說佳作 唐震寰

作品/  
大崖壁、明日、中興市場等二百餘篇。

四人走出咖啡室。挽着蔣雅琴的高雯卿，殷殷勸道：「大家難得聚一次，我開車送你去辦事。晚上就到我家吃個便飯。反正也不用自己動手。叫的菜還挺不錯的。」

「謝謝啦！」一身天藍色套裝，剪着學生頭的蔣雅琴，從近視鏡片後散發出坦潔的笑容。「我不能和你們比啊，你們都是有閒階級的貴夫人，我哪有時間？喝這麼杯咖啡，在我已經很奢侈了。大家是老同學，何必客氣呢？我心領，好不好？」

在後面的汪秋萍和潘小媚，異口同聲抗議：「誰像你這麼逍遙？一個人自由自在的。早知道我們才不嫁人哪。」

「哎唷，你聽，」蔣雅琴停住步子，回轉身，笑道：「分明是挖苦人嘛。有你這麼好命就好嘍。丈夫、兒女、錢財，樣樣都有了。居然還這般沒口德。」

披着黑薄呢大衣，福福泰泰的高雯卿，喟然嘆道：「其實他們講的也都是真話。你是沒跳進這個圈子，不知道箇中滋味。你一來，從前那種意氣風發的豪興，又依稀回到我們身邊。留你吃飯，多盤桓些時，不是可以重溫舊夢？真如你說的這麼好命，誰還希罕留你？」

「就是嘛，」穿着黑白碎花洋裝、外罩鵝黃毛衣，身材嬌小的潘小媚，接口道：「你一年難得上一趟台北，害我們等了幾個鐘頭，喝杯咖啡就散啦？菲律賓總統也沒你這般忙喔！」

「押她上車！」一身火紅、高頭大馬的汪秋萍，抓住蔣雅琴胳膊。「上誰的車都行。就是不放你走。」

「今天真的不行。」蔣雅琴順勢抱了抱汪秋萍。「要不是想你們想得厲害，我也不會約到車站見這一面。改天吧，等我抽得開身，大家好好聚聚。」

「那我們送你去，在車上聊聊天也好。」高雯卿道。

「我的天，那會把對方嚇跑的。」蔣雅琴推了推眼鏡：「更何況，那種地方，豈是你們涉足的？」

「你這麼一說，我就更有興趣啦。我還可以當你保鏢耶。」汪秋萍拍了拍胸。

「究竟甚麼事，這麼神秘兮兮地？」潘小媚道。

「是件販賣人口的悲劇。」蔣雅琴道：「詳細情形，正要去了解。私娼館，流氓窩，你們可以去嗎？」

「天！你在辦案子嗎？」汪秋萍喊道。

「婦女分會接到一個小女孩求助的信。沒人敢接洽。我自告奮勇。正因為我不是來辦案的，才有機會和她見面。」

「為何不報警呢？」高雯卿道。

「沒弄清楚之前，貿然報警，說不定會害了這個女孩。在不傷和氣的情況下，把她接出來，不是更好嗎？」  
「好吧，今天放你一馬。」汪秋萍在蔣雅琴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「我們在家等你電話。需要支援，通知我們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蔣雅琴召來輛計程車。「各位珍重。再見啦。」

「別忘了抽時間來聚聚哦。」高雯卿攀住計程車窗：「我們等你。」

車子插進車陣不見了，高雯卿猶在揮着手。

「真佩服她，都四十好幾啦，還像個年輕人似地。」潘小媚道。

「沒有家累呀，」汪秋萍擠了擠眼：「一個人當然比較清爽嘍。」

送走蔣雅琴，高雯卿有些失魂落魄。又說不上是何原因。總覺得有樣東西曇花一現。

大家道過再見，走向自己車子，高雯卿這才覺得從四面八方湧來的落寞，並沒因老同學的出現，而減輕一絲一毫。可這種戚戚然的感覺，又毫無來由。蔣雅琴口中所豔羨的丈夫、兒女、錢財，在她來講已經構成無形的負擔。而點點滴滴情緒低潮所凝聚的厭倦，便是來自這種包裝精美的負擔吧？

起初懷疑是不是更年期惹的禍？可是主治醫師證實與它無關。心情上的一落千丈，要勉強揪出個根源來，也只好以職業病抵罪。尤其，家庭主婦的職業，是百業中發病率最高的。

可仔細一分析，又覺得自己是在庸人自擾。丈夫經營的貿易公司，生意鼎盛，年年保持穩定的成長。經濟上尚找不出令人不安的隱憂。夫妻感情雖早由沸點降為常溫，總還維持在相安無事的水平上，從未生過勃谿風波。一對兒女嘛，都已長大成人。念大學的錦文，念高三的錦華，雖不很傑出，學業成績以及操行品德，都還差強人意，用不著她特別操心。按理說，是該快快活活地過日子。可就是快活不起來。問題究竟出在哪兒？

一輛機車，斜地裡衝出來，險些撞上車門。高雯卿狠狠鳴了下喇叭。這些莫名其妙的騎士，個個身懷絕技，視死如歸。搞得交通烏煙瘴氣。

彎進別墅區的專用道路，心情才略為舒坦些。不過觸目盡是挖得亂七八糟的山坡，把個林野山景，破壞得滿目瘡痍，又教人不禁要生氣。有天這些地方全蓋上房子，住在這兒還有新鮮空氣享受嗎？

停好車，熄去引擎，迎接高雯卿歸來的是滿山滿谷的靜謐。山區天黑的早。才下午五點多鐘，就已經是灰蒼蒼的黃昏了。

扭亮大門路燈，黃昏立即被推至馬路邊。燈光據說有種招引歸人的力量。立在海邊的燈塔，不就是指引著在海上漂泊的船隻？

從手提袋掏出鑰匙，開開大門，高雯卿從不輕易掀門鈴麻煩歐巴桑。一個人維護整棟別墅整潔，夠勞累的。此刻她一定坐在電視機前看卡通片小憩。她是個非常稱職的管家。手脚乾淨俐落，善於察言觀色，又經常守得住

嘴巴，很討人歡心。只是命苦了點：丈夫嗜賭如命，被高築的債台逼得上吊了事。幾個兒女也都不成器。沒有一個有固定職業固定收入的。若果拿她的際遇來比，自己實在該心滿意足啦。所以，偶而和歐巴桑談談心，舒舒悶氣，歐巴桑就會委婉地勸說「要珍惜這份前世修來的福氣啊，不是一般人享得到的哪。」語重心長，她自然能領會。可是這樣的福氣也並不怎麼好消受。處在歐巴桑立場，又焉能全然瞭解？

「回來啦，太太。」

歐巴桑起身去倒茶，被高雯卿一把按住。瞟一眼螢光畫面卡通人物，道：「你看電視，我自己來。」可是當高雯卿進房換了居家服回到客廳，一杯熱氣氤氳的龍井，已擱在她常坐的沙發位子前茶几。

「小姐打電話回來說，她學校明天要考試，她要到同學家去溫書，不回來吃晚飯啦。」

「你沒告訴她，今天燉了鍋牛肉嗎？」

「說了。她說她同學家包饺子。她不會餓肚皮的。」

「真是的！」高雯卿嘟囔着。不再講話。

「喝口茶，太太。你那位同學呢？沒見到面？」

「她忙，不能來。」高雯卿品着香茗。「先生沒有電話回來？」

「沒有。少爺也沒有。」

突然想到錦文最愛吃牛肉麪，高雯卿放下茶杯，走到電話機旁撥電話。

「喂，家鄉味麪店吧，請王老闆講話。哦，你就是。我是大發貿易的陳太太。你好。能不能拜託你擀兩斤寬

麪條送過來？對，現在。加雞蛋的，好，謝謝。」

「少爺好有福氣喔。你這麼疼他。」歐巴桑站起身道。

「上哪去？」

「吃牛肉麪，少爺喜歡配蒜頭。我準備去。」

「看完卡通再去嘛，沒這麼早回來的。」

「那我拿到這兒來剝吧。少爺吃起蒜頭來，可真嚇人啊。就像我們吃花生米一樣。」

目送着歐巴桑走向廚房，高雯卿笑了。「年輕人嘛，做甚麼都不知節制。」

陳錦文響徹山谷的機車引擎，遠遠傳進高雯卿耳鼓，她一骨碌從沙發上彈起，鑽進廚房料理牛肉麪去了。

歐巴桑嘀咕着出去開門。回路上，向陳錦文報告了牛肉麪的消息。

身材頎長，蓄着長髮，面目清秀的陳錦文，不到廚房和媽媽打聲招呼，就直接奔進自己房間，抱了堆衣服進

浴室。只從門裡喊到：「我沒時間吃飯了。同學過生日，大夥在等我。」

聽到這個呼告的高雯卿，圍着圍裙，從廚房走出來，敲了敲浴室門：「媽替你燉了鍋牛肉。家鄉味剛送到的

寬麪條。歐巴桑還為你剝了一碟子蒜頭。你吃了再走，好不好？」

嘩嘩的水聲，是傳出來的唯一回答。

一海碗擴散着蒜油香氣的牛肉麪端上餐桌時，陳錦文抓着夾克，已衝到客廳門口。

「吃了再走嘛，錦文！」

「來不及啦，媽，再見。」

高雯卿支着餐桌猶在發呆，機車引擎的爆裂聲破空而起。隨即愈去愈遠，終於又復歸岑寂。她噓着太息的當兒，電話鈴了起來。

歐巴桑順手拿起話筒，「唔」了兩聲，對方已經掛斷。

「誰打來的？」

「先生說他有應酬，不回來吃飯啦。」

按了按額際，高雯卿指着香噴噴的牛肉麪：「你吃吧，我到房間休息一會。」

可是歐巴桑眨巴着眼，把不敢吃牛肉的話咬在牙縫間。

一一

電視最後一個畫面，無情地消失之後，高雯卿搥住嘴打了個哈欠。起身搥搥腰、伸伸胳膊。走到女兒房間門口，輕輕扣了兩下。久無回聲，知道已就寢。轉身踱到窗前，凝視着無邊無際的夜色。

養兒育女，究竟為的什麼？兒女長大之後，便開始一點點一點點地與父母疏離。也開始一點點一點點地撕裂着父母的心。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父母在前世欠下的債？可為何定要以這種方式償還？一代傳一代，代代遞嬗着償不清的債。造化的心態，不是很耐人尋味？高雯卿用力抓緊胸口。感到有樣東西壓在那兒，悶得人透不過氣。

丈夫呢？她踱回沙發邊，慢慢坐下來。也欠丈夫的債麼？為他辛辛苦苦養兒育女。好不容易熬到現在，她卻仍要守住一屋子孤寂，分享不到樂趣，不也是種沈重的債？可自己何以會欠下這許多債的？

這片住宅區，寧靜的確夠寧靜。祇不過像這個時分，反而變得駭人。彷彿全世界只剩下她一個人。猝然間，感到寒氣逼人。縮了縮肩，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。

錦文的機車聲，一直杳如黃鶴。過生日，開派對，何以非要通宵達旦才肯罷休？留點精力讀書不好嗎？或者，分點時間待在家，母子倆談談心，不也是種享受？都大學三年級啦，該懂些人情世故的。難道，兒子心目中，就沒她這個做母親的？

掀開門旁電燈開關，才發現已走進錦文房間。一個「亂」字，是置身其間的唯一一感受。嚴詞聲明不許任何人動他東西，是怕破壞了這份滿目瘡痍的凌亂麼？為甚麼不愛整潔呢？老師從沒教導過嗎？

「媽，男孩子房間嘛。」笑得死人！男孩子房間就該是這麼亂的？是潮流嗎？或者是現代的自由精神？經常來一大堆同學，床上地上，躺的坐的，男男女女。有時送個水果或者點心進去，教人連個站腳的地方也沒有。而椅子却任它全空着。她就從沒想過！自己像這個年齡，哪允許這般野法？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四處打滾，成何體統？

壁上貼的千奇百怪。把電影海報、可樂、咖啡等廣告，不倫不類排列一起，究竟是哪國的藝術？與青春期相關嗎？為甚麼不把壓在抽屜底層的那些從小學到中學的各類獎狀貼出來？獎狀不是更能激發一個人的榮譽感、鞭策人勤奮向上嗎？五花八門的海報廣告，能象徵什麼？唉！一點不假，孩子有孩子的天地，怎麼也和自己的那個世界扯不上關係。熄掉燈，還是讓這些沈進黑暗中的好。

到廚房為自己沖了杯牛奶。雖然對日益發福的身材有害無益，醫師強調的鎮靜功效，一直縈繞在耳際。如果歐巴桑還沒入睡，她還會在牛奶中調些蛋清。蛋清有強身美容神效。她如此強調。可是歐巴桑操勞了一天，怎忍心再把她從睡夢中喚醒？

女人的容顏，果其這般重要？容顏與丈夫的應酬遲歸有關連嗎？其實，要維持生意活絡，不與客戶應酬，辦得到嗎？男主外，女主內。外面那個戰場才是變化多端，難於應付的。特別是競爭劇烈的商場，明爭暗鬥爾虞我詐。她是多少有一些聽聞的。遲歸的丈夫，拖着疲憊的身子，周旋在客戶之間，滋味一定並不好受。再說，這一切還不都是為的這個家？她有甚麼好抱怨的？該加倍體貼、安慰，使他有足夠精神馳騁拼鬥，贏取勝利才對。

由遠而近的汽車聲，把高雯卿從紛亂思緒驚醒。放下喝剩的大半杯牛奶，急步趕出門去迎接辛勞的丈夫。矮矮胖胖的陳宗輝，鎖好車門的時候，高雯卿已經倚在大門旁恭候。他垂着頭，像在看路；又像熬不住滿腹心事重壓，意興闌珊。

高雯卿上前扶他，被輕輕擋開。酒氣不重，一身煙臭味，倒令人欲嘔。

小心翼翼跟在悶聲不響的丈夫身後，關上大門，鎖上客廳門。趁他進房換衣服，趕緊清理浴缸，放洗澡水。又到廚房沏了杯凍頂烏龍醒酒。待一切就緒，仍不見丈夫現身。

推開房門，却意外看見丈夫和衣仰面躺在床上。一雙眼直楞楞地瞪着天花板。

「怎麼回事，你？快洗澡休息呀。如果酒醉，替你泡的有茶。」

可是丈夫充耳不聞。也不理不睬。仍視而不見的釘牢天花板。

「究竟怎麼回事呀，你！又沒人得罪你，生的那門子氣？人家悶了一天。一聲不吭，你憑甚麼不高興？」

「好了吧，太太！」陳宗輝霍地坐起身，臉紅脖子粗地咆哮：「我惹你了嗎？」

「擺那付臉色，給誰看？我沒把家理好嗎？」

「我心情不好，別跟我吵架好不好？」

「誰心情好？」高雯卿忽然傷心起來。哽咽道：「等你們父子等到現在，連晚飯也沒吃。這個家我受夠啦！」

「好啦，別訴苦啦。」陳宗輝起身解領帶，語氣也比較溫和。「算我不好，我陪不是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知道你們父子三個都討厭我。」高雯卿哭着道：「心目中根本就沒我這個人。」

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你們。你們的行為告訴了我。我受夠啦！」

「你可知道我今天吃了人家倒帳，一晚上沒談出結果來嗎？」

「你們父子三人聯手折磨我。」

高雯卿擤着鼻涕。陳宗輝掏出條手帕塞在她手上。

「兩百萬，太太。跳了張兩百萬的票耶！」

「甚麼？」高雯卿止住哭，張大紅腫底眼：「你說甚麼？誰跳誰的票？」

「益興的劉總呀，開給我們一張面額兩百萬的支票，提不到錢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高雯卿奔到丈夫跟前，緊緊抓住他衣襟：「益興倒了嗎？」

陳宗輝順勢攬住太太香肩，在她柔軟的背撫拍着。「還沒這麼嚴重。週轉不靈吧？他要求延期三個月，我沒

答應。誰知道三個月後會變成甚麼局面？」

「那怎辦呢？」

「我正在想呀。」陳宗輝鬆開手，替高雯卿拭着淚。「你別擔心，啊。你只要讓我無後顧之憂，任何問題，

我都會設法解決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好啦，我先去喝你替我泡的茶。再去洗澡。然後，我陪你宵夜。我肚子也在嘖嘖咕咕唱空城計。」

「你沒吃飯？」

「那種氣氛，誰還有胃口？只喝了幾杯悶酒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高雯卿拉着丈夫往客廳走。「你先喝茶，清清胃。我煮牛肉麪去。」

## 二一

冬日和煦的陽光，穿進落地窗，在高雯卿臉上搔爬好一陣子了，高雯卿仍在做着和蔣雅琴、汪秋萍、潘小媚諸要好同學，聚在山脚烤地瓜的夢。熊熊烈焰忽然從石隙竄升起來，灼得人臉孔滾燙。陡地一聲爆鳴，高雯卿驚醒過來。刺耳的機車聲，逐漸遠去。她這才慢慢辨出是她一夜未謀面的寶貝兒子。

身邊的丈夫，早已到公司處理業務去了。枕頭被窩，仍留着殘餘的體香。女兒上學校早，一定是搭她父親的便車。豎起耳朵聽一會：從花園傳來剪刀碰擦的聲音，大概是歐巴桑在修剪那幾盆凋謝的聖誕紅。

翻身瞄着床頭音樂鐘，時針端端正正指着九點。這一覺睡得真香！得歸功心頭的悵鬱，統統發洩出來的原故。

從盥洗間出來，吃着早點，看着早報，不知不覺間，像晴空飄過一堆雲，心情一下子又灰暗起來。橫在面前的一天，如此可惡嗎？竟然奪走方睡醒的飽滿與舒暢。

「太太，早呀。你今天氣色真好！」

高雯卿抬眼望了歐巴桑一下，「你在忙甚麼？」

「修一修伸到馬路上的樹籬。早上有一枝險些掃上小姐的臉。」

「搭她爸爸的車？」

「是的。先生交代，要你今天的幾個朋友去看花展。」

「他倒想的輕鬆。我怎忍心把甚麼都丟給你？這麼大個家，有多少工作哩。」

歐巴桑笑了笑。委婉地道：「不是我長舌，太太，其實你早該丟給我，經常開着車子出去散散心了。連我一起總共才五人人，大家又都很少在家吃飯，哪有甚麼工作呢？你是太會替我們下人想啦。」

歐巴桑的忠誠盡職，經過將近一年多的考驗，是絕對信得過的。高雯卿當然不便說不放心甚麼嘍。可內心裡總覺得有付無形的擔子，推都推不掉的。時刻鞭策着她操心這、操心那。或許，這就是為人妻、為人母的枷鎖吧？

離開餐桌，略事休息，高雯卿就拉着歐巴桑上街採購。三天一次的例行工作，多少年沒改變過這種周期。但如果比起孩提時代隨着媽媽每天上菜市場，則又輕鬆許多。畢竟，有車代步，每周才兩次。

雖然當了二十幾年家庭採購，一走進摩肩擦踵、吵雜叫罵的菜市場，高雯卿就有股難以名狀的嫌惡感。她甚至痛恨那種你推我擠、叫來喊去的亂與吵。到了菜市場，人人成了衝鋒陷陣的勇士。人人成了聒噪不休的麻雀。既然是買賣，為何不安安閒閒、心平氣和地交易？非弄得人心浮燥、神經頻臨崩裂才肯罷休。對買賣雙方，有何助益？農業社會那股子拉開嗓門叫賣的熱呼勁兒，適用於繁忙緊張的工業社會嗎？

從市場入口，踏着濕答答、髒污污的紅磚地擠進人潮，在蔬菜攤位挑了幾式青菜；又到腥氣四溢的魚攤，買了幾尾魚；再走到肉攤切了幾斤肉，一塊大排骨；到臭氣熏天的雞鴨攤位，選了隻半土雞，高雯卿已暈頭轉向。最後在出口處的水果攤，像搶對折貨一般，撿了一大袋柳丁，一大袋椪柑。歐巴桑兩手早已騰不出空位，高雯卿只好自己提著。好在距停車的地方不太遠，主僕倆悶着頭駛過去。

「哎唷！真要命！」高雯卿把水果放在車尾地上。直起腰棍喘粗氣。同時一上一下彎着小臂，以減輕陣陣酸



脹。

歐巴桑仍提着滿手菜着，站在車尾等開行李箱。

高雯卿忽然覺出自己太自私。慌忙取出車匙，打開行李蓋。「真佩服你的力氣，就沒聽你喊過手臂酸。」

「粗活做慣啦，那像太太，金枝玉葉的身體。」

高雯卿尷尬地笑了下。訕訕地道：「都是女人，那來的這些個差別？我只不過命比你好點。其實，連是不是真的命好，都還有問題。我看不出你有煩惱嘛。」

歐巴桑一面把大包小包的菜着，搬進行李箱，一面嘆着氣：「我也是看破嘍。不要去想它。兒女有兒女的命。我自身都難保，那還顧得了他們？」

掌着駕駛盤，高雯卿咀嚼着人人吊在嘴巴邊的「命」。蔣雅琴至今仍小姑獨處，是不是命？汪秋萍老公在外面偷築小公館，是不是命？潘小媚嫁了位陸軍健兒，成年難得在家，自己還得到電台上班，是不是命？可誰在掌管命？依據甚麼分派各人的命？

出門採購，是件大事。可並不是唯一的事。接着就得安排晚餐的菜。做幾樣大家愛吃的菜，却又不一定大家能回來分享。經常挖空心思，徒勞一場。

吃的安排好了，又得為住的、用的動腦筋。床單是否該換洗了？屋子裡有沒有蚊蟲、蜘蛛？潮濕嗎？被子毯子，是不是該晒太陽了呢？毛衣、夾克，要不要送到洗衣店去洗啦？衛生紙還夠用嗎？香皂、牙膏、香浴乳、洗髮精，是不是該補充了？噫，對啦，先生刮鬍刀的刀片還有沒有？東看看西巡巡，再接幾通電話，睡個午睡，看個電視，一天又近黃昏。又該心神不寧地盼着家人一個個歸來。周而復始，高雯卿感到自己煩透啦！猶若躺在一條生產帶上，無助地被推着往前走，永無掙脫的可能。

一家人的生活起居，這付沈重的擔子，為何要落在她一個人身上？高雯卿幫着歐巴桑把一大藍從洗衣機取出來的衣服，晾好之後，生不來歇息片刻的當兒，不期然而然地問着自己。可這些家務工作，不由她負擔，難不成叫丈夫負擔嗎？那丈夫的擔子，又由誰負責？如此一分析，也只好嘆口氣，認啦。

「太太，你靠着會兒報。這些工作用不着你插手，我一個人應付得過來的。你累了吧？」

「累甚麼累？沒工作做才累。成天靠着躺着，不變成廢物啦？」

「可是你……」

「我高興幫你做。我喜歡幫你做。你沒甚麼好不安心的。祇不過……做來做去，都是這幾樣工作，覺得乏味，提不起精神而已。」

歐巴桑站在一旁，眨着眼睛：「家務工作嘛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。」

「這是不錯的。」高雯卿像突然想起什麼，問道：「你每天做着同樣的工作，不會覺得厭煩？」

「怎會呢？」歐巴桑打了個爽朗的呵呵。「我從不想這些問題。身為女人，又有甚麼好想的？」

「唔，不去想它，就不會覺得厭煩，對吧？」高雯卿隨便說着。

「對，太太。你是想的太多啦。看你心事重重的樣子，會傷神的耶！」

「哦，是啦。」高雯卿在心底念着：「可是又怎能不去想呢？人畢竟不是機器。做到某種程度，或者不如說忍耐到某種限度，就禁不住要去尋思了。以歐巴桑而言，一味安於現實，是不得已嗎？」

「唉！」高雯卿無可奈何地噓出口氣。

#### 四

接連幾天晚餐，都枉費心思，等不到人分享她親手調製的美食，失望之餘，高雯卿再也壓制不住心頭的怒火。鬱結已久的不滿，像座冒煙的火山，突然間噴出烈烈的岩漿。瘋狂地衝出門，開着車向漆黑的公路發洩。她把車速加到從未有過的快度。衷心享受着飛馳的痛快淋漓。

險些碰到一輛機車；又以毫髮之差，與一輛貨車迎面擠過一座狹橋，高雯卿這才從驚險中驚醒過來。減慢車速，開始反省以這種害人害己的方式發洩，是否太任性一點？常發現車子已駛上南下的高速公路，她突然有了主意：何不到蔣雅琴那兒待上幾天。知己同學中，就只有她，可以容納現在的自己。一個人的天地，總會有較自由的空間，接納脫軌的人。即令傾吐多年積鬱，蔣雅琴也是個最值得信賴的對象。

抵達中市，已近午夜。先到路邊撥了個電話。接電話的正是蔣雅琴。

「哎唷！是你。」電話傳來蔣雅琴高亢的驚呼：「做夢都沒想到嘛，快來吧，再慢我就鑽進被窩去了。」畢竟是知己的老同學。任何時刻上門，都只有興奮與喜悅。一陣相見歡高潮過後，高雯卿供承是困了賭氣才私自蹺家的。

「快掛個電話回家，」穿着睡袍的蔣雅琴，把高雯卿推向電話機。「你老公會急瘋的。」

「讓他去瘋吧，否則；我自己會先瘋。」

「究竟怎麼回事啊？從沒聽你提起過嘛。是不是你老公有了外遇？」

高雯卿苦笑着搖頭。在默默地藉助熱咖啡理清思緒，她吐出脹滿心胸的厭倦與苦悶。生活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死胡同。像乾涸的河床，只剩下醜陋而貧瘠的底。

聽完老同學的傾訴，蔣雅琴拉起高雯卿的手，語重心長地娓娓道：「常言道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說的就是你這種人。厭倦、苦惱、煩悶、無聊，問題並非出在家庭或者婚姻本身。兒女大啦，丈夫事業忙，自然把你冷落一旁。可是你為甚麼不自己開闢一片新天地呢？以你擁有的條件，會過得比我更充實的。」

沈吟一會，高雯卿期期艾艾地問道：「你該不會是慫恿我，去紅杏出牆吧？」

「屁話！」蔣雅琴狠狠搥了高雯卿一下：「想到那去啦，真是被幸福沖昏了頭。我看你是愈來愈糊塗啦。」

「說實在的，汪秋萍、潘小媚、還有我，都好羨慕你。早知道單身生活這般愜意，我們就不會急急忙忙結婚啦。除了知道你忙，從沒聽你發過牢騷、叫過苦來。」

蔣雅琴笑了，推了推眼鏡，輕輕搖著頭。「你們都是錯啦，真正使我愜意的，並非單身生活，而是工作。特別是我所投身的社會工作。既充實，又溫馨。足以彌補獨身的空虛寂寞。說得誇張點，我根本沒時間寂寞。」

好一個「沒有時間寂寞」！高雯卿眼睛一亮，陡地矛塞頓開，興致勃勃地道：「加入你們行列好不好？我倒要嘗嘗沒時間寂寞是甚麼滋味？」

「歡迎！我早有這個意思了。」蔣雅琴起身，把高雯卿拉到電話機旁。「不過，你得先給我撥通電話。我可不願背誣拐良家婦女的罪名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高雯卿桶了蔣雅琴一拳。隨即拿起話筒，按著家裡的號碼。

中部特有的晴朗溫和，令滿懷新鮮感的高雯卿，精神為之一振。因為促膝談心，雖然睡不到五小時，却無半點倦容。猶若蔣雅琴具有神奇的感染力，和她在一起，就會不知不覺地渾身是勁。

跟着到婦女分會發過到，看蔣雅琴處理過幾次公文。又和同事談了幾件個案的辦理情形，九時正，趕到一間飯店二樓，出席一項防治青少年犯罪的座談會。十一時轉往民服分社，協調一件家庭爭產風波。一直到十二時四十分，才走進生意鼎盛的西餐廳。

「餓壞了吧？」蔣雅琴抱歉地笑着道：「知道你愛吃牛排，這是本地最出名的。你點吧。」

高雯卿點過黑胡椒牛排，順口問道：「常來這兒午餐？」

「通常我只吃兩餐。沒時間吃午餐。」

「怪不得身材保持得這麼好。可是，工作這麼吃重，你支持得了嗎？」

「如果你忙得沒時間去想肚子，有甚麼支持不了的？習慣就好啦。」

「你哪來的這許多精力呢？換我，早倒嘍。」

湯上來了。高雯卿迫不及待地品嚐着。

「下午呢，還要開會嗎？」

「要去看一個生病的媽媽，和拜訪一間電子公司的老板。」

「你們管的事可真多呀。」

「社會服務嘛，和專業性工作不同。誰需要我們，我們就得到他身邊去。」

「想你們幾個人，應付得來嗎？」

「你所見到的，只是支薪水的幹部。還有許許多多義工工作者。一通電話，她們就會出動。」

「你是要我加入義工行列？」

「你不需要薪水嘛。」

冒着香氣的牛排上來了。高雯卿揮動着刀叉。「我的確不需要薪水，但需要這客牛排。」驅車抵達一個小村莊的一間磚造農舍，她們見到這位臥病在床的可憐媽媽。了解是真的迫於不得已，才將年幼的女兒押進娼門，蔣雅琴答應盡力設法營救。

接着，又轉往住在工業區的電子公司，替一位投訴的臨盆女勞工，爭取公道。

經過溝通，雙方談得尚稱融洽。電子公司經理，答應依有關法令付給資遣費。但可能要拖延幾個月，等公司財務情況轉好，才能兌現。約定由這位女工家人前去補辦資遣手續。

回到婦工分會，已是下午五時。下班前，高雯卿還到席了內部的工作檢討會。一直到六時，蔣雅琴推掉一處飯局，才陪着高雯卿回到住處。

可是才坐定，電話就響了。早上午那處民眾服務分社的主任打來的。協調好的那件爭產風波，突然破裂。她趕忙打出手之後，又拉拉扯扯到了那兒。現在正等着蔣雅琴的出席，好合力排解糾紛。

「你先洗澡，我去去就來。晚上我們去吃海鮮。」蔣雅琴提起小皮包，趕出門去。

目送着她匆促的背影，高雯卿感到幾分愧疚。多少年只知道忙自己的家，替家人奉獻精力。却萬萬沒料到，比家更大的廣濶社會，更需要奉獻。難怪蔣雅琴要笑自己的厭倦空虛，毫沒來由。有這許多機會可奉獻服務，又怎會產生厭倦空虛呢？蔣雅琴的活力泉源，她現在算是摸清一點門路了。

留了張簡短字條，高雯卿帶上門，走出蔣雅琴公寓。

經過這一天一夜的洗禮，她已脫胎換骨，變了個人。把着方向盤駛回台北的時候，翻騰在腦海的，不再是讓她煩心的兒女和丈夫。她相信以台北之大，人口之複雜，工廠之林立，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服務機會供她發揮。這一片天地開拓起來，還會有時間無聊、還會有時間厭倦、還會覺得人生乏味嗎？好吸引人的柳暗花明啊！

「不過，」她告訴自己：「回到家第一件事，得寄張支票給蔣雅琴。對於那位忍着心的滴血，將女兒押入火坑的母親，她該略盡棉薄的。」

夜色濃密。四周一片幽暗。車前的兩道強光，像兩柄利刃，將黑夜割裂得粉碎。心田湧起陣陣快意，高雯卿隨着從收音機流出的音樂，沿途哼着歌曲。